

近期,我们这些曾经的《青年一代》作者和编辑聚了好几次,每一次都让人意犹未尽,叹息岁月沧桑,一群年轻人为了《青年一代》撰稿,而今都过了花甲之年,名副其实的老年一代了。更感慨倘若没有扶持我们还上马的编辑们,我们的命运又将如何书写?

当年的我们都是尘埃中的小卒,可对文学的向往又如同生命中的盐,如饥似渴。虽然文坛在我们眼里如同仰视的神坛,但又多么希望自己的文字有朝一日变成铅字。那时的我还从未有过投稿经验,却不知天高地厚地把一篇纪实稿件投向了当时发行量高达500多万份的《青年一代》。

从寄出稿子的那天起,我的心就七上八下地没安定过。我自然清楚这些青年千千万万,报纸杂志就那么多,稿件被石沉大海是一件平常事,可我又心存侥幸,万一呢……突然有一天我真的“万一”了,一位叫郝孟山的编

辑给我写了回信,说他读了稿子,觉得有可读性,但内容不太适合《青年一代》,他已经帮我转给《文化生活》的编辑了。信的第二段更是令我终生难忘的鼓励:“你的字不错,我相信一个字写得好的人一定能写好文章,期待好作品。”

直到今天我依旧忘不了那一刻的激动。我太幸运了,遇见了一位在堆积如山的信件中发现我的引路人。我不敢相信如果没有人在意我的稿件,或被退稿了,我是否还会投出第二、第三次……这种信心还能坚持多久?

所以当我们这些当年的作者在聚会中回忆着各自的“贵人”时,都非常动情而真诚。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如同一座桥梁、一条纽带,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者。正是被搀了这一把,我们中不少人因此改变了命运。然而这种情谊

又很单纯,在当今“老师”的称呼满天飞时,我们对他们的称呼也仅仅是年纪大些的在姓氏前加个“老”,反之称呼“小”。“老娇”是我对恩师的称呼,一直叫到他因病去世。

后来我也当了编辑,为他人做嫁衣的己任始终不敢忘怀。做编辑有辛劳有责任,更多的是欣慰。每遇好作者就如同找到了知音,惺惺相惜,彼此成就。我格外珍惜作者对我的信任,他们向我提供了优质的作品,我自然要以真情去回报。

最难忘我一位福建作者的“临终托孤”。那天的长途电话是他的妻子打来的,说他有话对我说。我预感到不妙,因为一个把月前他告诉我患了喉癌,却又轻描淡写地表示一时半会见不了上帝,谁料此刻电话那头只听得到他喉咙里发出的喘息声。我们之间书信往来了好几年,我知道妻子和三个

子女靠的是他这根顶梁柱。我不忍心再听他说说而说不出口的托付,我强忍眼泪,请他放心。

我为这个家提供了不算多的资助,直到他懂事的大儿子告诉我我已辍学出海跑运输了,有了经济收入换回了两个妹妹继续求学。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儿子以他的牺牲替父亲撑起了这个家。

如今,我也是一些报刊的作者了,正因为我替人做过嫁衣,我要求自己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不给编辑添麻烦。我深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做嫁衣永远是编辑的责任和担当。

为他人做嫁衣,这句话真好!它不光体现在编辑与作者之间,三百六十行里都有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之人。前辈甘当基石,这种奉献精神为新人提供了展示的机会。他们以积极的能量影响着你,鞭策着你,带领着你向前再向前。在我心目中他们是恩师,是伯乐,是知己。

双休日,便泡在春味的找寻中了。油菜花开了,金灿灿的,大地真的是黄绿错综的大毡子。我们在浩荡的春风里,奔向田野,去找寻春天的第一缕味道——荠菜馄饨的鲜香。在田埂边、在草从里,荠菜正鲜嫩地舒展叶片。它们小小的,叶子边缘呈锯齿状,像是精心雕刻的艺术品。我们蹲下身子,轻轻拨开杂草,小心翼翼地

将荠菜连根挖起。每挖到一棵,心中便涌起一丝喜悦,仿佛寻到了春天的宝藏。几乎每次看到荠菜,我都会想起刚踏上讲台时,教孩子们读作家张洁写的散文《挖荠菜》。我一本正经地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词条解題——荠菜:一年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羽状分裂,裂片有缺刻,花白色,嫩株、嫩叶可做蔬菜,全草药……二课时教完,我都不知道荠菜是什么美味的野菜,竟然让作者如此陶醉。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妈妈包的馄饨馅里俗称“西

西”的绿叶蔬菜,还有个学名叫“荠菜”。

这样想着,不禁哑然失笑。后来,当曹老师告诉我,眼前的这棵毫不起眼的野草,就是诗歌里的“三色堇”,那种喜出望外啊,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

挖满一篮荠菜,我们满心欢喜地回家。这眼在菜市场花几十块钱买一大袋大棚里长出来的鲜嫩欲滴的大棵荠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把荠菜仔细地摘干净,接着,烧一锅开水,把荠菜放入锅中焯水。瞬间,锅里冒出一股清新的香气。焯水后的荠菜颜色变得更加翠绿,捞出过凉水,攥干水分后切成碎末。再将新鲜的猪肉剁成馅,把荠菜末与肉馅混合在一起,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油、葱姜末等调料,顺着

一个方向搅拌均匀。接下来便是包馄饨了,这是我的拿手好戏。不过,我总认为把一个个饱满的馄饨在盘子里码得整整齐齐就没必要了,总是乱堆一气,为此总被数落。曹老师速往机舍说,你教书也可以这样随便吗?毛毛糙糙,一辈子改不掉了。我总狡辩,这影响口味吗?他振振有词地说,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赏心悦目,不好吗?直到热气腾腾的馄饨出锅,你不得不承认“形式”的重要。盛上一碗,翠绿的荠菜,鲜嫩的肉馅,再撒上一把葱花和紫菜,滴几滴香油,轻咬一口,荠菜的清香与肉

馅的鲜美完美融合,汤汁在口中四溢,那是春天最纯粹的味道,每一口都饱含着大自然的恩泽。屋后,我们有一块巴掌大的苜蓿地。苜蓿,我们乡下叫草头。最近,曹老师学会了做草头饼,我愿意吃,给了他无穷的动力。我看他把剪好的苜蓿嫩头洗净、焯水、沥干、切末,放入盆中,加适量米粉,再敲一个鸡蛋,慢慢加入温水,用筷子搅拌均匀成絮状,然后用手揉成面团,再分成一个个小团子,轻轻压扁,贴在锅底。倒入少许油,小火慢煎。随着“滋滋”的声响,草头饼的边缘逐渐变得金黄酥脆。等到两面都煎至金黄,便可出锅了。咬上一口,外脆里糯,曹老师的成就感爆棚。

看我们回来,邻居送来自家种的青蚕豆,并特意关照,剩下的豆荚千万留着,她要用它卧在今年试种的几棵玉米苗的根部。退休后,她把屋后十平方米的空地捌仿成了花园兼菜园,在收获的同时,又享受到了劳动带来的无穷乐趣。

汪曾祺先生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深以为然,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今年春天,我们亲手挖掘、制作这些美食,从田野到厨房,从食材到佳肴,每一步都充满了生活的喜悦。这些春天的味道,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慰藉,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了那份宁静与美好。

陈美



栀子花白兰花(剪纸) 辛旭光

出,“你没看见它有三只眼睛吗?”卓央听了我的话,跑上前看看次洛怀里的小牛犊,即刻欢呼起来:“这个名字好!”

“我不同意!”次洛却大叫起来,“就是二郎神和太上老君合伙儿把我抓起来的!”

“一物降一物,你需要有人管教你!”卓央听了次洛的话,咯咯笑着说。

“小心红孩儿吐出三昧真火燎了你的猴毛!”我也随着卓央,咯咯笑着说。

次洛听我这么说,便用眼睛瞪着我,说:“我要让红孩儿吃了你的肉!”

“可惜他没吃着!”我得意地说。

这时候,我们已经跑到了次洛家拴牛绳的地方。

就看到“牛魔王”已产下了她的小牛犊宝宝。次洛和卓央大喜过望,丢下我径直奔朝着“牛魔王”跑去。

此时,“牛魔王”已无师自通地舔舐干净了小牛犊身上黏稠的羊水,小牛犊宝宝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身体紧靠在妈妈身上。次洛兴奋地跑到“牛魔王”身边,不由分说,就把小牛犊抱起来,兴冲冲地向着家的方向跑去。这可把“牛魔王”吓坏了,她“哞哞”地长叫一声,扬起头上的独角便向着次洛跑去。她紧跟在次洛身后,只要甩一下头,就可以把次洛顶翻在地,但她似是担心她的行为会伤到次洛怀里的小牛犊宝宝,一直没“出手”,一边继续“哞哞”叫着,一边跟在次洛身后紧追不舍。我和卓央只好紧跟在“牛魔王”身后,一路小跑起来。

就在这时,次洛和卓央为给小牛犊取名的事发生了争执。

次洛执意要给小牛犊取名叫“红孩儿”,理由很简单:小牛犊是“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生的,他们的孩子就是红孩儿。卓央坚决不同意,理由同样很简单:“红孩儿”是坏人。他们互不相让,争执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他们决定,由我来定夺。他们一边奔跑着,一边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我愣怔地看看他们,又看看次洛怀里的小牛犊,一下就看见了小牛犊额头中心的小白点。

“二郎神!”我脱口而

说到捕鱼,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上海复兴岛那些出入江海的渔船或崇明老嫩港、堡镇港那些出入长江的二三十吨、五六十吨的机船。若是内河的捕鱼,你眼前浮现的肯定会是高悬于河沟上的规格大小不一的攀罾、移动的扒网和淌网,还有那幻化出优美弧形的撒网、柔软无形的丝网。但这里要介绍的,是不用上述任何一种工具和方法,却能取得我此生仅见的一次大丰收的捕鱼行动。

一九五九年秋,我考入崇明中学初中部,一个月后便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学校决定于十月一日晚上举行全校上千人的师生大聚餐。聚餐需要几百斤鱼。可那天到中午十二点,大厨房里仍空空如也,大厨们也笃定得很,原来,鱼儿就在旁边的校沟里。

学校有一条“U”字形的校沟,说是“沟”,其实是河,面积相当于一个

中等偏上的鱼塘。从后来捕捞的情况看,投放养殖的主要是鲢鱼、鲤鱼和草鱼。那天十二点半以后,学校组织的三个捕捞组分别下河捕鱼,每组九到十个人,都是高二高三的学长,

捕鱼记

陈炳元

五个下水的全部赤膊短裤。捕鱼的工具令人大跌眼镜,竟是两块连接在一起的门板,有两人负责推移和抓捕上板的鱼鲜。还有三人在平台前后用狗爬式游泳涌动河水,激起巨大浪花,这一倒腾,就有好多鱼受到惊吓,蹿出水面,重重地跌落在平台上,把守平台的两人手忙脚乱地按住跳上来的鱼,甩到岸边的草地上。

跳上门板的基本上都是鲢鱼,有黄鲢和白鲢两种,大多数两三斤重,偶有五斤以上的。后来又跳上来两条四五斤的歪嘴鲤鱼,两个捉鱼的学

长也笑歪了嘴:只听说过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想不到鲤鱼也会跳板门!

忽然,门边掀起一个巨大的漩涡,接着一条一米多长,约十来斤重的草鱼跌落在门板上。在人们的惊呼声中,近边打水的一人也急忙划水过来,三个人六只手跟这条草鱼展开了一场近身肉搏,岸上的组员和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也激动地喊着“加油”的号子。但鱼本身很滑,且木板一直剧烈地晃动着,只听见“刺溜”一声,草鱼滑进了河里,溅起了一片令人惋惜的浪花。三人在懊丧中似乎悟了,他们把门板翻了个身,背面有一根根栅栏打成的格子,显然没有门面那么滑。但遗憾的是,直到捕捞结束,都再没见到草鱼的影子。

就这样,十几个非科班出身的渔民,赤手空拳,用最原始的工具,奋战了两个多小时,收获各式大小鱼儿三百多条,共一千多斤。

草原上的春天总是从夏天开始。

时值藏历四月,时令已过了立夏,沉寂了整整一个冗长的冬天的铁卜加草原这才慢慢苏醒过来。冰封的青海湖开湖了,展露出她如蓝天一样蔚蓝的容颜,流注青海湖的季节河里也有了水流,细小的水流就像是初次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孩,睁着混沌的眼睛,探头探脑地小心触摸着河床里的鹅卵石,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惊讶与好奇。溪流岸畔,几朵蒲公英开花了,她们用金黄的颜色,就像一盏盏酥油灯,首先点亮了草原上迟来的春天。伴随着蒲公英的盛开,溪岸上接近沼泽地的报春花也渐次盛开,粉粉嫩嫩的,把沼泽地渲染成了一片耀眼的粉红。只是她们还不知道,她们前来报春时,藏历上的节



驱车两个半小时去上海大学接女儿,正逢美术学院校考结束,看着校门口翘首以待的家长和背着画包、拖着颜料车的考生,不禁想起四年前的那次送考。

美术生考试必须家长送考,因为画材工具实在太多。我和女儿提前一天在离大学不远处订了一家民宿。第二天早早起来收拾好东西,打算先开车到学校,再在校门口买点早餐,提前半小时送她进考场。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为了赶时间我直接抬脚跨上了楼梯旁的斜道。刚踩上去,就脚底一滑,加上背着三十来斤重的画包,我完全失去了重心,左膝盖狠狠砸到地面的瞬间,我清晰地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随之眼前一黑,钻心的钝痛从膝盖迅速蔓延开来,豆大的汗珠顺着我惨白的脸滚落,胃里翻江倒海直往上涌,我这是要晕过去了吗?

在女儿的惊叫和哭喊声中,我慢慢清醒过来,使劲睁开眼告诉自己不能睡,今天是来送考的。我深吸一口气,轻轻地对女儿说:“你别急,先让妈妈缓缓,妈妈的骨头好像断了,可能没法陪你去考场了。但你要记住,今天我们是来考试的,你要去参加考试。”

我担心女儿弃考,她果然眼泪横流着手忙脚乱地把我背上的画包拿下来:“不!妈妈,我先送你去医院。高考今年错过了还有明年,但我必须马上送你去医院!”女儿哭叫着拉我。女

气已经到了“雅色”(立夏)了。

也是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母牦牛们纷纷产下了小牛犊,每家每户的牛群里都有了新成员——母牦牛们不像人类的母亲,她们只选择在这个夏季的“春天”里

红孩儿与二郎神

龙仁青

产下自己的宝宝——如果说小牛犊们的星座,它们不像人类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星座,它们几乎只属于一个或两个星座——要么是金牛座,要么是双子座。

次洛家的母牦牛“牛魔王”也产下了她的头胎宝宝。小牛犊完全继承了母亲的毛色,即一身透亮的黑色,唯一与母亲不同的是,它的额头中心位置有一个小白点,与两边的眼睛大小基本一致,并与眼睛形成了一个正三角形,看上去活灵活灵,非常可爱。

小牛犊的出生,让次洛和他的妹妹卓央高兴坏了。据说,“牛魔王”生产小

牛犊的那天,次洛和卓央一直守候着她,“牛魔王”却非常害羞,愣是没在家里产下小宝宝,直到夜色笼罩,熬不了瞌睡的次洛和卓央沉沉地睡去,直到次日天亮,次洛的阿爸赶着牛群出牧,

七夕会

龙仁青

“牛魔王”也腆着大大的肚子跟随着牛群一起踏上了草原,次洛和卓央只好恋恋不舍地告别“牛魔王”去公社的小学校去上学。

那天放学后,我、次洛和卓央三人从学校步行回家。路上,他们一直聊着“牛魔王”就要当妈妈的事儿,把昨天晚上他们守护“牛魔王”,盼望她产下小牛犊宝宝的事儿说了一遍又一遍。快到家时,他们没直接回家,而是径直朝着自家的牛群走去,我也被他们盼望“牛魔王”当妈妈、产下小牛犊的热情所感染,紧紧跟在他们身后。

刚刚走到牛群附近,

儿看着雨中的我

和所有的画具,眼里好像有了决定。正好楼梯口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女儿上前喊住她:“阿姨,我妈妈摔了一跤,我要送她去医

院,但我这些画具要先去放好,你帮我看一下妈妈,我马上下来。”这位好心的大姐看看我的脸色,又看看她身边的画具说:“小姑娘,你别慌,我先给你打110,看民警能不能帮上忙。”女儿感激地对上海阿姨鞠了一躬。

五分钟后,民警到了,详细询问了我摔倒的情况,征求我意见后,决定就近送我去医院。他们把我抬上警车,了解到女儿要考试后,问我是否需要先送考。女儿坚持要跟我上医院,我郑重地对她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你去了医院也没用,赶紧打车去考场,安心考试。”女儿默默点了点头,望着消失在雨中的女儿,感觉她忽然之间长大懂事了。那天,女儿饿着肚子淋着雨,独自背着书包和画包,挎着水桶、端着颜料,步入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考场。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送考经历,我甚至都没能陪女儿走到校门口。但对女儿而言,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考试——那位热心肠的阿姨、那些敬业的民警都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也是女儿特别喜欢上海的原因。她说,上海,精致浪漫又从不缺乏艺术与温情。这里,有柔声细语的上海腔,有勇立潮头的青春气,不仅是一座历史与现代交汇、东方与西方融合的繁华大都市,更是一个充满善意和温情的地方。

送考